



山水(国画) 陈华

断片集

王向威

植物学的自我教育

最近买的书中,有一些关于植物学,或者说地域植物学方面的书。比如《北方习见植物》、《河南树木志》、《河南农田杂草志》、《河南植物志》这类的书。

阅读这些书,惭愧和知识的挫败感,始终挥之不去,这些植物带着各自的图片停留在书本上,我无法把它们和我的生活联系起来。生活中这一项缺失了,自我教育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

而对这些书的阅读,也带来一种因自然的逐渐缩小、消失而产生的伤感。撇开城市,就是在农村,那些村庄和田野里,树种变得单一,沟坡和田野里的杂草也因各类化学药品的使用变得稀少。

即使和它们碰面了,也喊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是从土地上消失,接着从我们的生活和言谈中消失,我们日渐贫瘠的想象力也在证明着它们消失后凹凸的地面已被利益填平。

也许有一天,我们现代化的牙齿,再不能咀嚼农田沟坡中可食用的那些杂草,因为它们消失殆尽了;咀嚼过稀奇古怪的美食的牙齿们,在翻看书籍看到熟悉的它们时,只能把涎水吞咽下去。

呼吸

屋顶上的天空,跌倒在对面的湖里,旁边的田地里埋着祖父和母亲。黄豆、玉米或者小麦,探询着他们的呼吸。灰色瓦片下的家又一次在母亲的叹息声里空出她的房间。她的目光种了一样在故乡播种,生长的根扎向那座荒废的家园。祖父癌化的肺里,吞吐之间的那片云,在祖母和父亲的头顶落下。并像冬天薄冰布满湖面一样遮住了我和我妹妹的童年。

处于生长期的炎热

铺排的杂草,在一片绿油油中攥紧了茂密的神态。整个田野中,只有麦田被空出来。裸露的胃,起早贪黑地,消化着泥土和混凝土。天气的炎热也变得如此茂盛,扩散着麦田中的光秃秃的。似乎只是榨干了残存秸秆中浓密的黄,并耐心地融进空气中。喂养着处于成长期中的乡下少年们。家里面数不清的麦粒,嚼了一口,贫穷的气味充满了房间。我张开的双眸,正对着麦田里的空。空地上,长辈们的土坟现在一一凸显出来了。

学者的书房

对学者来说,书房就是他的半个胃,只朝向另外的半个胃开放,孤傲地保持着封闭的状态。这半个胃作为学者的工作机器,消化着他的生活、知识,连同他自己,借助着作为胃液的众多书籍。

痛苦

痛苦是皮肤是肉体遮掩下个人秘密的昙花,开放的时间,不只是夜晚,也选择了白天,盛开身体毛孔一般的花朵。张开的毛孔犹如痛苦张开的嘴。配合着血液的流淌,它液态化的样子,有时候会流动在我的双眼,被这个世界漫不经心地瞥了一下。

小说

他是家里最勤快的人,每天一大早,总是第一个起床。起床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洗漱,不是晨练,也不忙于做早饭,而是先将客厅、厨房和卫生间逐一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遭到花花的破坏。花花是他们家养的一条狗。花花很聪明,也非常乖巧,讨人喜欢,但它有个令人讨厌的毛病,喜欢撕咬东西。为了避免被花花撕咬,他将物品都尽量放在高处。但花花总有办法,找到一些东西撕咬,有时是一张纸,有时是一只塑料袋,有时是一块碎布,被它撕成碎片,散落一地。

《儒家式现代秩序》

余向丽

儒家乃华夏之道的承造者、阐述者。因此,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构建、维护、扩展,儒家必然参与并发挥主导作用。本书各篇尝试运用儒家义理构造中国的现代社会治理秩序,分别讨论了儒家慈善等社会自治制度建设,现代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儒家式现代公民也即君子养成,儒家式现代政治哲学,儒家式宪政之道等对于当代中国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笔者回到儒家,同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始终瞄准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构造问题。在方法上,既超越心性儒学,也避免儒家原教旨主义,而致力于儒家与现代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之相互阐释。

作者为北航人文与社会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译著十余种,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一、二卷。

已是深秋,上海仍无寒意。我们匆匆行走在繁华的淮海路上,寻访一位年轻的配制眼镜的“能工巧匠”。时近中午,只见光明屯大酒店门前排着两行长队,购买卤制品和小点心。队中老者居多,这些年过花甲的男女食客都梳洗打扮得体,有的打洋伞,神态怡然,很有耐心。这使我想起了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中描写的“老克勤”的生活情形,追求的就是眼前这份享受精致生活的品位。我们受“老克勤”精神的感染,也购买了一份食品,细嚼品果,果然可口。

这位“能工巧匠”的工作室就在这家酒店的里弄里,进入里弄,耳畔的喧闹声顿时消失。穿过天井院儿,登上二楼的亭子间,踏进门,疑是进入一所小巧的艺术殿堂:高级音响播放着舒缓浪漫的音乐,墙上的屏幕变幻着海兰、青绿的山水、人物,画面很养眼。四周错落有致,并有条地矗立着高低不等的玻璃柜,射灯柔和的光线从四面照进柜内,为眼镜增添了艺术品位。这不足七平方米的工作室中间合理地摆放着配制眼镜的各种仪器,我欣赏着眼前这一切,脱口问:“这工作室是你自己布置的吗?”“对,是我自己装的,就是喜欢。”我从上到下打量着这位名叫周淦的“能工巧匠”,眉目清秀的他身着雪白的衬衫,右边长发过耳,左边约三分之一的短发

话说亭子间

陈勤廉

贴头皮,耳轮中间配戴银白色耳扣,不时把遮住眉眼的长发甩向脑后,颇有艺术家的风度。周淦为我配镜、验光、测瞳距等每道工序,都不下三四次,每次都耐心地问我:“感觉怎么样,再试试。”我戴上刚验好光的眼镜观看四周,反复上下楼梯,感觉清楚舒服多了。

我在亭子间的木楼梯上上下下地来回走动,想了很多很多……亭子间是上海的一种狭窄阴暗的老房子,始建于何年何月,无从查考,有的说是建于清末,有的说建于民国初年。记得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就住在在虹口路的亭子间,生活很清苦。当时郭老每天要自己上小菜场买菜,他挽个菜篮,拖着木屐,身上穿的是件旧西装,剃光了头,戴着一副黑边的近视眼镜。小菜场的菜贩都当他是什么有钱的厨师。为了除了厨师以外,来买菜的总是女佣和家庭主妇,很少男子自己上小菜场的。菜贩们见郭老天天来买菜,就称他“大司务”,见他买的菜很少,诧异地问他,他的主人家既然用得起大司务,买菜却这么少,为什么这样“做人

家”,郭老只好笑而不答了。郭沫若以这段在亭子间的窘困生活,写了有名的短篇小说《亭子间中的文士》。

回到工作室,我把原来久已不清的眼镜拿给周淦检查测定,他斩钉截铁地说,你原来镜片度数低100度,瞳距是6.7,实际你的眼睛的瞳距是6.1,所以不清楚,他一语道破了不清楚的症结所在,我不能不为他精准的技艺信服。对于周淦艺术的成长,他母亲的话语很中肯,他从小就爱好这门“手艺”,我早年有眼疾,他想让我的眼睛看得清楚,这也是他钻研这门技术的原因。

老人恋旧,亭子间是爷爷奶奶们住的,而如今孙子辈们也喜欢上了。刚过而立之年的周淦深情地爱恋着他的工作室,他说:亭子间虽在上海闹市,但闹中有静;这里交通方便,信息灵通,适合我的发展。这就是上海人对亭子间的感情。

王安忆《长恨歌》中描写的亭子间“老克勤”追求的只限于对精致生活的享受,眼前这位亭子间的“小克勤”周淦,追求精致品位的生活的同时,更向往事业的精益求精。

钱万成的诗

飞机降落在迪拜机场

空客380在迪拜机场降落
这个庞然大物的到来
并没有让沙漠的夜晚恐慌
一切都井然有序
飞机起起落落仿佛海边觅食的水鸟

一条一条干瘪的脉管

偶尔能看到一片片闪光的物体
那肯定是湖
很小,像镜子的碎片

我期待飞过草原

我期待看到动物迁徙的壮美
可惜没能如愿

穿过云雾

地面上已经看到了城市
那里应该是开普敦

在中餐馆遇到来自长春的朋友

在开普敦的中餐馆里
我们遇到了来自长春的朋友
他乡遇故知
真的让人激动不已

两伙人围坐在一张桌上

要了六瓶红酒
重新点了八道小菜
仿佛久别重逢

夜色中我们相拥话别

期待着回家再聚
一位黑人兄弟在街对面向我们招手
今晚的感觉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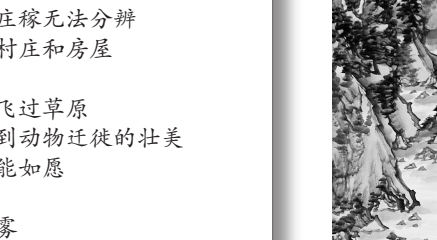
孙道荣

眼,看看他,又看看花花,无奈地问,花花又搞破坏了?他点点头,可不是,这次它将厨房垃圾桶里的东西都翻出来了,弄得满地都是,你说可气不可气?妻子叹了口气,你老是这么责骂它,打它,怕是只会激发它的报复心呢。它敢!他扯着嗓门喊道,它敢报复,看我打死它!

儿子也打着哈欠走出了房间,一脸倦容,一脸郁闷的样子。看到妻子和儿子都起床了,他赶紧去准备早饭。每天都是这样。一个星期天,他一早起床后,又发现花花搞破坏了,将他昨天带回来的一张报纸撕成了碎片,散落在客厅一地。他怒火冲天追着花花,一边大声责骂,一边用扫帚追打。

儿子的房门突然打开了。儿子披着睡衣走了出来,恼怒地对他说,老爸,你能不能不要每天早晨都这样唠叨?天天都是被你吵得叫骂惊醒的,搞得人一大早就心情压抑。他举在半空中的扫帚僵住了,愣愣地看着儿子,我不是想吵醒你们,只是花花又可恶地搞破坏了。

儿子摸摸躲到他身边的花花说,花花搞破坏,是不好,可是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大声地叱骂它,在房



家园(国画) 郭峰

间里都听得人心惊肉跳,把我们一天的心情都搞坏了,早上到了单位上班,就缓不过劲来。而且,一大早就动肝火,对你自己的健康也没什么好处。你就不能让我们在愉快的心情中,睁开眼睛,开始美好的一天吗?

第二天一大早,他照例早起,照例将家里巡视一遍。花花又搞了一点小破坏,他正欲发火,话到嘴边,又强咽了回去。他摸摸花花的头,轻声对它说,你看看,你又搞破坏了,这个习惯不好,下次不能这样了哦。花花乖巧地匍匐在他面前。他不知道,它有没有听懂他的话。

将碎片简单地收拾好,他去准备一家人的早餐。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情比平时轻松多了。煎鸡蛋的时候,他甚至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小调。

妻子和儿子也相继起床了。儿子笑着对他说,爸,我在床上就闻到了煎鸡蛋的香味。妻子笑着对他说,今天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花花没搞破坏?没听到你雷鸣般的怒吼声嘛,倒是听到了你很久没哼的那个调了。

他也笑笑,花花还是搞了一点小破坏,不过,只是一片纸而已,没什么大不了。一家人愉快地坐在一起,吃早餐。阳光从阳台照进来,落满一地。这是一个愉快的早晨,也是阳光灿烂的一天。

说完他转身进了阳台,从阳台上翻腾半天,翻出一本相册,相册上满是尘土。付贵拍了拍土,把相册翻开,取出一张已经残旧的老照片:“这是我手里唯一的一张许一城的照片,是当时审讯许一城时我偷偷留下的。现在也算物归原主,给你留个纪念吧。”

我们看到了照片后,面色顿时大变。这张照片,我们前几天已经在木户加奈那里看到过,是在考古学报上发表的木户有三那张摄于考察途中的单人照,脚踏丘陵,背靠城墙,景物、构图、人物姿势、光线都毫无二致。

但这张照片和学报上的那张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异。这张照片上多了一个人,在木户有三的旁边,还站着一个。那人一袭短衫,正是许一城。照片修改木户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有了。当时人们利用修补、剪裁和重新曝光等暗房技术,对照片可以实现天衣无缝的修改。比较著名的有1920年列宁在莫斯科发表演说的照片,旁边本来站着托洛茨基,但斯大林上台以后,就利用这种技术把托洛茨基抹去了。蒋介石也干过类似的事,把自己和其他两名军官与孙中山的合影做了处理,两名军官被涂改掉,变成他与孙中山单独合影,以证明自己受国父赏识。

我把这些常识告诉许贵,不然与黄烟烟,两个人表情都显得很震惊。同一张照片,却出来两个不同的版本,到底是许一城与木户有三的合影被涂改,还是木户有三的单人照被添加,目的何在?

安阳晋斗青铜器展世家

回了北京,方震去接我们,顺便向刘局做了汇报。刘局的指示跟之前差不多,让我们继续放手去查,有关部门会支持,但绝不介入。方震把那张照片拿走,说是去技术部门做个鉴定。如果是修改过的话,胶片颗粒会有微妙的不同,可以识别出来。

木户加奈那边也有了新的进展。她已经做通了木户家族的工作,把木户笔记一页一页拍照传真过来。清晰度差了点,但足以辨认汉字。

木户加奈把这些传真件订成一个册子,交到我手里,然后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许贵,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在中国,我只相信你。”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在她看来,无论刘局还是鉴古研究会,他们的目

的,都是让玉佛头回归;只有我是为了祖父名誉而参与此事,从根子上与她为祖父赎罪是差不多的。但我也相信,木户加奈单纯是为了给祖父的侵华罪行赎罪而来的。她的种种手段,都透着那么一丝诡异。还有那本“支那风土会”出的《支那骨董账》,不知道和现在的东北亚研究会会有什么联系。

不过现阶段她跟我的利益不冲突,所以我也就没暂时说破。“木户小姐,付费的情况,我已经全部告诉你了。关于姊小路永德的事,我很在意。你能否利用在日本的关系,查一下当时日本方面的记录?”

许一城案发以后,姊小路永德把那三本笔记取走了。三本笔记现在一本存在日本,一本被我收藏,还有一本不知去向。如果能从这条线索摸过去,说不定会有收获。木户加奈听我说完后,答应打电话去日本查一下。纵观整个盗卖佛头案会发现,虽然此案轰动一时,但却几乎没有任何细节公诸于世。许一城被枪决,是因为他自己认罪,付费没从他口中得到任何有效信息。木户有三在学报上发表了《则天明堂佛头发现记》,也只是在强调其历史价值,对如何发现讳莫如深。换句话说,这两个关键的当事人,对1931年的空白,均三缄其口,带进了棺材。

带着疑问我和黄烟烟,药不然三人来了安阳。黄烟烟从包里拿出一件器物,这是一具青铜爵,这绿莹莹的铜爵一拿出来,屋里的气氛陡然变得古朴幽密起来。她这样去找郑国渠,显然是打算单刀直入,砸场子挑事。我猜她之所以采取这么激烈的手段,是家族里的授意。郑国渠是仿制青铜器的大行家,黄家以前恐怕也在他手里吃过亏,打算趁这次机会出出他的丑。

郑国渠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村子里,很少公开露面,好在他在安阳有个门面。黄烟烟的计划是,拿着这具青铜爵连着几天去堵门斗口,斗到店里人撵不住,郑国渠肯定会现身。果然如她所料,到第二天,郑国渠的店小二依然说不出这青铜爵的来历,面上就有些挂不住了。

从他的店到我们住的旅馆并不远,只不过中间要穿行数条小巷。黄烟烟抱着那个青铜爵,我和她并肩走着,突然发现这条小巷子后头有人走过来。看他们走路的姿态和手里拿着的棍子,似乎不怀好意。

张俊远每天都提前下班,先在家做好了饭,然后带到病房给秋爸爸和秋妈妈。张俊远有照顾病号的经验,做的饭很合秋爸爸的胃口,有时候张俊远来晚了,秋爸爸宁可饿着肚子也不让秋菜去买饭,就等着吃张俊远的饭。秋菜觉得爸爸病了以后似乎脑子也有点糊涂了,麻烦别人不当回事儿一样。

她私下里跟张俊远推辞,不想麻烦他。可是张俊远坚持说没关系,反正他也要吃饭,大家一起吃热闹,让她别见外。秋菜又跟秋叶说:“哥,这么大的天,总让张俊远来送饭多不合适啊!”秋叶两手一摊,无奈地说:“你也看到了,你嫂子来送饭咱爸不吃,爸现在的情况咱们就得以他的感觉为主,你要是过意不去,以后老张有事多帮帮他就行了。”

秋菜听哥哥这么讲,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她逐渐意识到似乎全家人都很有默契地支持张俊远这么做。秋菜有心事,加上今天前后按摩的时间有点长了,累得她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滴落,秋爸爸心疼地说:“行了,歇歇吧,不用按了。”秋菜说:“没事,我不累,这对你恢复身体功能特别有帮助。”

秋爸爸长叹一口气说:“你走了,谁给我按?现在多按一次少按一次没有什么关系了,停手吧,别把你累坏了。”秋菜听了心酸,脱口而出:“爸,我不走了。”

秋爸爸眼睛一亮,抓住她的手问道:“真的?你说的是真的?你不走了,你美国的工作怎么办?晓华怎么办?”

秋菜说“不走了”的那句话,这几天来一直在犹豫不定的心思终于清晰了,她如释重负,重重地点点头说:“我认真的,晓华大了,不需要我陪在美国陪她了,反倒是我在中国可以帮她做生意,美国的工作辞了就行了。能陪陪你,我也心安。”

那天晚上,张俊远一进门,秋爸爸就赶忙告诉他:“秋菜说她要留下来,不走了。”

张俊远激动得嘴都合不上了,他两眼瞪得溜圆,热切地看着秋菜问:“真的?你决定了?”

秋菜微笑着点点头说:“是,我想多陪陪爸爸。”

张俊远心想,管她要陪谁,只要她下决心回来了,他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秋菜跟晓华商量,她在国内成立个办事处,专门负责晓华公司国内的



古董局中局

张俊远每天提前下班,先在家做好了饭,然后带到病房给秋爸爸和秋妈妈。张俊远有照顾病号的经验,做的饭很合秋爸爸的胃口,有时候张俊远来晚了,秋爸爸宁可饿着肚子也不让秋菜去买饭,就等着吃张俊远的饭。秋菜觉得爸爸病了以后似乎脑子也有点糊涂了,麻烦别人不当回事儿一样。

她私下里跟张俊远推辞,不想麻烦他。可是张俊远坚持说没关系,反正他也要吃饭,大家一起吃热闹,让她别见外。秋菜又跟秋叶说:“哥,这么大的天,总让张俊远来送饭多不合适啊!”秋叶两手一摊,无奈地说:“你也看到了,你嫂子来送饭咱爸不吃,爸现在的情况咱们就得以他的感觉为主,你要是过意不去,以后老张有事多帮帮他就行了。”

秋菜听哥哥这么讲,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她逐渐意识到似乎全家人都很有默契地支持张俊远这么做。秋菜有心事,加上今天前后按摩的时间有点长了,累得她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滴落,秋爸爸心疼地说:“行了,歇歇吧,不用按了。”秋菜说:“没事,我不累,这对你恢复身体功能特别有帮助。”

秋爸爸长叹一口气说:“你走了,谁给我按?现在多按一次少按一次没有什么关系了,停手吧,别把你累坏了。”秋菜听了心酸,脱口而出:“爸,我不走了。”

秋爸爸眼睛一亮,抓住她的手问道:“真的?你说的是真的?你不走了,你美国的工作怎么办?晓华怎么办?”

秋菜说“不走了”的那句话,这几天来一直在犹豫不定的心思终于清晰了,她如释重负,重重地点点头说:“我认真的,晓华大了,不需要我陪在美国陪她了,反倒是我在中国可以帮她做生意,美国的工作辞了就行了。能陪陪你,我也心安。”

那天晚上,张俊远一进门,秋爸爸就赶忙告诉他:“秋菜说她要留下来,不走了。”

张俊远激动得嘴都合不上了,他两眼瞪得溜圆,热切地看着秋菜问:“真的?你决定了?”

秋菜微笑着点点头说:“是,我想多陪陪爸爸。”

张俊远心想,管她要陪谁,只要她下决心回来了,他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秋菜跟晓华商量,她在国内成立个办事处,专门负责晓华公司国内的